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二十九

論語十一

公冶長下

子路有聞章

問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因舉子路數事以明子路好學如此而仕衛之出處乃如彼曰今只當就子路有聞上考究不須如此牽二三說不知要就此

處學子路未之能行惟恐有聞還只要求子路不是處如此看恐將本意失了就此言之見得子路勇於為善處他這處直是見得如此此分明到得聞其正名處却鶻突學者正要看他這處在衛又是别項説話也又曰可見古人為巳之實處子路急於為善唯恐行之不徹譬如人之飲食有珍羞異饌須是喫得盡方好若喫不透亦徒然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惟恐不聞既聞得了寫在册子上便了不去行處

着工夫賀孫○寓録畧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問孔文子孔姞之事如此不好便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濟得甚事而聖人取之何也曰古人謚法甚寛所謂節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略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節此一惠則敏學下問亦是它好處銖

問孔文子之謚曰古人有善雖多而舉一以為謚如有

十事皆善只舉一善可以包之如九事不善只有一善則亦可以一善為謚皆無一善而後名之曰幽厲凡二字謚非禮也如貞惠文子睿聖武公皆是饒兩字了周末王亦有二字謚 淳

問勤學好問為文謚之以文莫是見其躬行之實不足否曰不要恁地說不成文王便是不能武武王便是不能文謚以尊名節以壹惠如有十事不善 云云同 淳錄至名之曰幽厲它而今是能勤學好問便謚之以文如

何見得它躬行之不足那不好底自是不好而今既謚之以文便見得它有這一長如何便説道是將這一字來貶它又問孫宣公力言雙字謚之非不知雙字謚起於何時曰謚以尊名節以壹惠便是只以一字謚為惠而今若加二字或四字皆是分外有了若如文王之德如此却將幾箇字謚方盡如雙字謚自周已是如此了如威烈王慎靚王皆是義剛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此一段專論謚故注云非經天

緯地之文也周禮謚只有二十八字如文字文王謚曰文周公亦謚為文今孔文子亦謚為文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摘其尤一事為謚亦有只有一善則取一善為謚而隱其他惡者如孔文子事是也僩

吉甫問經天緯地之文曰經天緯地是有文理一横一直皆有文理故謂之文孔文子之文是其小者如本朝楊文公之屬亦謂之文蓋御

問經天緯地曰文曰經是直底緯是横底理會得天下事横者直者各當其處皆有條理分曉便是經天緯地其次如文辭之類亦謂之文但是文之小者耳直卿云伊川謂倫理明順曰文此言甚好佐

問文如何經天緯地曰如織布絹經是直底緯是横底或問文之大者莫是唐虞成周之文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便是經天緯地之文問文只是發見于外者為文曰處事有文理是處是文節

因論孔文子曰聖人寬腸大度所以責人也寬燾

問孔文子敏而好學與顏子之好學如何曰文子與顏子所以不同者自是顏子所好之學不同不干以能問於不能事使文子以能問於不能亦只是文子之學伯羽

子謂子產章

問子產溫良慈愷莫短於才否曰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安得謂短於才子產政事盡做得好不專愛

人做得不是他須以法治之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為政者偶一事如此耳個

問使民也義是教民以義先生應節

問其使民也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溝洫廬井有伍之類謂為之裁處得是當使之得其定分也曰義字說得未是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使民則義惠字與義字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就都鄙有章處看得見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

南
升

吉甫問都鄙有章上下有服曰有章是有章程條法有服是貴賤衣冠各有制度鄭國人謂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是子產為國時衣服有定制不敢着底皆收之囊中故曰取而褚之至○蓋卿録云有章一都一鄙各有規矩有服是衣冠服用皆有等級高卑

臧文仲居蔡章

山節藻棁為藏龜之室以瀆鬼神便是不知古人卜筮

之事固有之但一向靠那上去便是無意智了如祀爰居是見一鳥飛来便去祀他豈是有意智看他三不知皆是瀆鬼神之事山節藻棁不是僭若是僭時孔子當謂之不仁臧文仲在當時既沒其言立人皆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是見他不是處此篇最好看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南升○時舉録見下

文振問臧文仲季文子令尹子文陳文子數段曰此數段是聖人微顯闡幽處惟其似是而非故聖人便分

明說出來要人理會得如臧文仲人皆以為知聖人便說道它既惑於鬼神安得為知蓋卜筮之事聖人固欲使民信之然藏蓍龜之地須自有箇合當底去處今文仲乃為山節藻梲以藏之便是它心一向倒在卜筮上了如何得為知古說多道它僭某以為若是僭則不止謂之不知便是不仁了聖人今只說他不知便是只主不知而言也時舉

問居蔡之說如集注之云則是藏龜初未為失而山節

藻梲亦未為僭臧文仲所以不得為知者特以其惑於鬼神而作此室以藏龜爾曰山節藻梲恐只是華飾不見得其制度如何如夫子只譏其不知便未是僭所謂作虛器而已大夫不藏龜禮家乃因此立說必大

臧文仲無大段善可稱但他不好處如論語中言居蔡之事左氏言不仁不知者三却占頭項多了然他是箇會說道理底人如教行父事君之禮如宋大水魯遣使歸言宋君之意臧曰宋其興乎成湯罪已其興

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皆是他會說燾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章

或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怛便可謂之仁否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

譬如仗節死義之人視坐亡而立化者雖未必如他之脩然然大義却是彼雖去得好却不足取也時舉

三仕三已所以不得為仁蓋不知其事是如何三仕之中是有無合當仕否三已之中又不知有無合當已否明作

黄先之問子文文子二節曰今人有些小利害便至於頭紅面赤子文却三仕三已畧無喜慍有些小所長便不肯輕以告人而子文乃盡以舊政告之新尹此

豈是容易底事其地位亦甚高矣今人有一毫係累便脫洒不得而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如敝屣然此亦豈是易事常人豈能做得後人因孔子不許他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為未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二子所為如此高絶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如何未足以盡仁就此處子細看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而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也時舉

履之說子文文子曰公推求得二子太苛刻不消如此

其注中亦說得甚平不曾如公之說聖人之語本自渾然不當如此搜索他後手令若有箇人能三仕三已無喜慍也是箇甚麼樣人這箇強不得若強得一番無喜慍第二番定是動了又如有馬十乘也自是箇巨室有力量人家誰肯棄而違之文子却脫然掉了去也自是箇好人更有多少人拚捨去不得底所以聖人亦許其忠與清只說未知焉得仁聖人之語本自渾然不當如此苛刻搜人過惡兼也未消論到

他後來在　僩○燾錄別出

或問令尹子文一章曰如子文之三仕三已而無喜慍已是難了不可說他只無喜慍之色有喜慍之心若有喜慍之心只做得一番過如何做得兩三番過舊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亦不可說他所告是私意只說未知所告者何事陳文子有馬十乘亦是大家他能棄而去之亦是大段放得下了亦不可說他是避利害如此割舍且當時有萬千㨾捨不得不去底如

公之論都侵過說太苛刻了聖人是平說本自渾然
不當如此搜索他後手燾
問令尹子文之事集注言未知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故聖人但以忠許之竊詳子文告新令尹一節若言徒知有君而不知有天子徒知有國而不知有天下推之固見其不皆出於天理也至於三仕無喜三已無慍分明全無私欲先生何以識破他有私處曰也不曾便識破但是夫子既不許之以仁必是三

仕三已之間猶或有未善也壯祖○集注

問先生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者莫只是指其事而言之歟曰然廣

或問子文文子未得為仁如何曰仁者當理而無私心二子各得其一蓋子文之無喜愠是其心固無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事善矣然未能保其心之無私也仁須表裏心事一一中理乃可言聖人辭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而得仁則二子之未仁

自可見錄○此說可疑

問集注論忠清與本文意似不同曰二子忠清而未盡當理故止可謂之忠清而未得為仁此是就其事上着實研究出來若不如此即不知忠清與仁有何分別此須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未易如此草草說過賜

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聖人只是就其一節可取如仁却是全體所以不許他曰也恁地說不得如三仁聖

人也只是就他一節上說畢竟一事做得是時自可以見其全體古人謂觀鳳一羽足以知其五色之備如三仁之事皆不可見聖人當時許之必是有以見得他透徹若二子之事今皆可考其病敗亦可見以表證裏則其裏也可知矣燾

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未知焉得仁曰此只就二子事上說若比干伯夷之忠清是就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仁人若無讓國諫紂之事亦只是仁人

蓋二子忠清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子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又曰夫欲論仁如何只將一兩件事便識得此人破須是盡見得他表裏方識得破去偽

夷齊之忠清是本有底故依舊是仁子文文子之忠清只得喚做忠清賜

問子文若能止僭王猾夏文子去就若明是仁否曰若此却是以事上論曰注中何故引此曰但見其病耳

可學

師鄭問云云曰大槩看得也是若就二子言之則文子資禀甚高只緣他不講學故失處亦大

子文文子一章事上迹上是忠清上蔡解見處是仁子文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容有質厚者能之若便以為仁恐子張識忠清而不識仁也方集義

五峯説令尹子文陳文子處以知為重説未知焉得仁

知字絶句令　知言中有兩章説令尹處云楚乃古之
建國令尹為相不知首出庶物之道若如此則是謂
令尹為相徒使其君守僭竊之位不能使其君王天
下耳南軒謂恐意不如此然南軒當時與五峯相與
往復亦只是講得箇大體南軒只做識仁體認恐不
盡領會五峯意耳五峯疑孟之説周遮全不分曉若
是恁地分疏孟子剗地沈淪不能得出僩
問五峯問南軒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初無私意

如何聖人不以仁許之枅嘗思之而得其說曰仁之
體大不可以一善名須是事事盡合於理方謂之仁
若子文之忠雖不加喜愠於三仕三已之時然其君
僭王竊號而不能正救文子之清雖棄十乘而不顧
然崔氏無君其惡已著而畧不能遏止之是盡於此
而不盡於彼能於其小而不能於其大者安足以語
仁之體乎曰讀書不可不子細如公之說只是一說
非聖人當日本意夫仁者心之德使二子而果無私

心則其仕已而無喜慍當不特謂之忠而謂之仁棄
十乘而不居當不特謂之清而謂之仁聖人所以不
許二子者正以其事雖可觀而其本心或有不然也
析
令尹子文陳文子等是就人身上説仁若識得仁之統
體即此等不難曉矣或曰南軒解此謂有一毫私意
皆非仁如令尹子文陳文子以終身之事求之未能
無私所以不得為仁曰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

他終身事只據子張所問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未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以仕已無喜愠與棄而違之為非仁也這要在心上求然以心論之子文之心勝文子之心只是心中有些小不慊快處便不是仁文蔚曰所以孔子稱夷齊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曰便是要見得到此文蔚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曰思之有未得者須着子細去思到思而得之這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着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者矣若更過思則如秤子稱物相似推來推去輕重却到不定了時舉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曰再斯可矣曰聖人也只是大槩如此説謂如明理底人便思三兩番亦不到得私意起又如魯鈍底人思一兩番不得第三四番思得之無定然而多思大率流而入私意底多雖此是聖

人就季文子身上説然而聖人之言自是渾厚占得地位濶再斯可矣是常法大槩當如此燾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程子所謂三則私意起而反惑如何曰這是某當問公底某云若是思之未透雖再三思之何害先生曰不然且如凡事初一上商量已得成箇體段了再思一番與之審處當行不當行便自可決斷了若於其中又要思量那箇是利那箇是害則避害就利之心便起如何不是私炎

問看雍也更有何商量處賀孫曰向看公冶長一篇如微生高季文子三思二章覺得於人情未甚安曰是如何未安如今看得如何曰向看得如乞醯事也道是着如此委曲三思事也道是着如此審細如今看來乃天理人欲相勝之機曰便是這般所在本是平直易看只縁被人説得支蔓故學者多看不見這般所在如一件物事相似自恁地平平正正更不着得些子蹺欹是公鄉里人去説這般所在却都勞攘了

凡事固是着審細才審一番又審一番這道理是非已自分曉少間纔去計較利害千思百筭不能得了少間都滚得一齊没理會了問這差處是初間畧有些意差後来意上生意不能得了曰天下事那裏被你筭得盡才計較利害莫道三思雖百思也只不濟事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熾義理只管滅横渠説聖人不教人避凶而趨吉只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這不是他看這

道理洞徹如何説得到這裏若不是他堅勁峭絶如何説得到這裏又云聖人於微處一一指點出來教人他人看此二章也只道是似閒賀孫

又問乞醯及三思章曰三思是亂了是非天下事固有難易易底是非自易見若難事初間審一審未便決得是非更審一審這是非便自會分明若只管思量利害便紛紛雜雜不能得了且如只是思量好事若思得紛雜雖未必皆邪已自不正大漸漸便入於邪

僻況初来原頭自有些子私意了如乞醯若無便說無若恁地曲意周旋這不過要人道好不過要得人情本是要周旋不知這心下都曲小了若無便說無是多少正大至若有大急難非已可成明告於衆以共濟其急難這又自不同若如乞醯務要得人情這便與孟子所謂士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是皆穿窬之類也同意易比之九五云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聖人之於人来者不拒去者不

追如何一一要曲意周旋纔恁地便滯於一偏况天理自不如此賀孫

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章

問甯武子章曰武子不可不謂知但其知時人可得而及南升

問甯武子曰此無甚可疑邦有道安分做去故無事可稱邦無道則全身退聽非難人皆能如此惟其不全身退聽却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不自表著其

能此所以謂其愚不可及也賜

甯俞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邦雖無道是他只管向前做那事去又却能沉晦不露是非避事以免禍也

言不可及亦猶莊子之難能深子之之辭端蒙

通老問甯武子之愚曰愚非愚魯之謂但是有才不自暴露觀衛侯為晉文公所執他委曲調護此豈愚者所能為故文公以為忠而免之忠豈愚之謂當亂世而能如此此其所以免禍也可學

甯武子當衛成公出奔時煞曾經營着力来愚只是沈晦不認為已功故不可及若都不管國家事以是為愚豈可以為不可及也去僞

問甯武子其愚不可及曰他人於邦無道之時要正救者不能免患要避患者又却偷安若甯武子之愚既能韜晦以免患又自處不失其正此所以為不可及因舉晉人有送酒者云可力飲此勿預時事如此之愚則人皆能之也人傑

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曰愚有兩節有一般愚而冐昧向前底少間都做壞了事如甯武子雖冐昧向前不露圭角只猝猝做將去然少間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 燾

器之問當衛之無道武子却不明進退之義而乃周旋其間不避艱險是如何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要與尋常無干涉人不同若無干涉人要去也得住也得若要去時須早去始得到那艱險時節却要

去是甚道理寓

問甯武子世臣他人不必如此曰然又看事如何若羇旅之臣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又豈可去此事最難當權其輕重可學

問甯武子愚處曰蓋不自表暴而能周旋成事伊川所謂沈晦以免患是也木之○集注

問先生謂武子仕成公無道之君云云此其愚之不可及也後面又取程子之說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

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若所謂亦有不當愚者固與先生之意合若所謂沈晦以免患者却似與先生意異曰武子不避艱險以濟其君愚也然卒能全其身者知也若當時不能沈晦以自處則為人所害矣尚何君之能濟哉故當時稱知又稱其愚也廣

周元興問甯武子曰武子當文公有道之時不得作為然它亦無事可見此其知可及也至成公無道失國

若智巧之士必且去深僻處隱避不肯出來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卻能擺脫禍患卒得兩全非它能沈晦何以致此若比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卻似箇愚底人但其愚得來好若使別人處之縱免禍患不失於此則失於彼此武子之愚所以不可及若比干諫而死看來似不會愚底人然它於義卻不當愚只得如此處又與武子不同故伊川說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銖

問比干何以不當愚曰世間事做一律看不得聖人不是要人人學甯武子但如武子亦自可為法比干却是父族微子既去之後比干不容於不諫諫而死乃正也人當武子之時則為武子當比干之時則為比干執一不得也時舉

子在陳章

斐然成章也是自成一家了做得一章有頭有尾且如狂簡真箇了得狂簡底事不是半上落下雖與聖賢

中道不同然畢竟是他做得一項事完全與今學者有頭無尾底不同聖人不得中道者與之故不得已取此等狂狷之人尚有可裁節使過不及歸于中道不似如今人不曾成得一事無下手脚裁節處且如真箇了得一箇狂簡地位已自早不易得釋老雖非聖人之道却被他做得成一家 明作

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底人成不是做得一上又放掉了狷也是他做得

狷底成不是但是今日狷明日又不狷也如孝真箇是做得孝成忠真箇是做得忠成子貢之辯子路之勇都是真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也

倜
斐然成章狂簡進取是做得透徹有成就了成章謂如樂章五聲變成文之謂如五采成文之謂章言其做得成就只恐過了所以欲裁之若是半青半黄不至成就却如何裁得

子在陳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當時從行者朝夕有商量無可憂者但留在魯國之人惟其狂簡故各自成章有頭有尾不知裁度若異端邪說釋老之學莫不自成一家此最害義如坐井觀天彼自以為所見之盡盖𥦗在井裏所見自以為足及到井上又却尋頭不着寧可理會不得却自無病

人傑

先之問孔子在陳小子狂簡欲歸而裁之然至後來曾

晳之徒弔喪而歌全似老莊不知聖人既裁之後何故如此曰裁之在聖人而聽不聽在他也時舉

問孔子在陳曰歸歟歸歟此葢夫子歷聘諸國見當時不能行其道也故欲歸而傳之門人狂簡者立高遠之志但過高而忽畧恐流於異端故孔子思歸將以裁正之也曰孟子謂不忘其初便是只管一向過高了又曰文振說文字大故細南升

或問子在陳一章看得夫子行道之心切於傳道之心

曰也不消如此說且如人而今做事還是做目前事還是做後面事盖道行於時自然傳於後然行之於時而傳之於後則傳之尤廣也或曰如今日無非堯舜禹湯之道曰正此謂也又問裁之為義如物之不正須裁割令正也曰自是如此且如狂簡底人不裁之則無所收檢而流入於異端盖這般人只管是要他身高都不理會事所以易入於異端大率異端皆是遯世高尚底人素隱行怪之人其流為佛老又曰遯世

高尚皆是苦行底人而今所以無異端緣那様人都便入佛老去了且如孟之反不伐是他自占便宜處便如老氏所謂不為天下先底意思子桑子死琴張弔其喪而歌是不以生死芥蔕便如釋氏子桑户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同人道於牛馬或問又云皆老氏之流也如此等人雖是志意高遠然非聖人有以裁正之則一向狂去更無收煞便全不濟事了又云仁民愛物固是好事若流入於墨氏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為之則全不好了此所以貴裁之也燾

蜚卿問孔子在陳何故只思狂士不説狷者曰狷底已自不濟事狂底却有箇軀殼可以鞭策斐只是自有文采詩云有斐君子萋兮斐兮成章是自有箇次第自成箇模樣賀孫問集注謂文理成就而著見是只就他意趣自成箇模樣處説又云志大而畧於細是就他志高遠而欠實做工夫説否曰然狷者只是自守得些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者是也賀孫集注

問先生解云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不

知所謂文是文辭邪亦指事理言之邪曰非謂文辭也言其所為皆有文理可觀也又問狂簡既是志大而畧於事又却如何得所為成章曰隨他所見所習有倫有序有首有尾也便是異端雖與聖人之道不同然做得成就底亦皆隨他所為有倫序有首尾可觀也　廣

問集注謂文理成就如何曰雖是狂簡非中然却做得這箇道理成箇物事自有可觀不是半上落下故聖

人雖謂其狂簡而不知所裁然亦取其成一箇道理大率孔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之勇真箇成一箇勇冉求之藝真箇成一箇藝言語德行之科皆然一齊被它做得成就了銖

符舜功問集注釋狂簡之狂皆作高遠之意不知罔念作狂之狂與此狂字如何曰也不干事又問狂而不直如何曰此却畧相近狂而不直已自是不好了但尚不為惡狂若罔念作狂則是如桀紂樣迷惑了義剛

問恐其過中失正而或流於異端如莊列之徒莫是不得聖人為之依歸而無所取裁者否曰也是恁地又問子夏教門人就洒掃應對上用工亦可謂實然不一再傳而便流為莊周何故曰也只是韓退之恁地說漢書也說得不甚詳人所見各不同只是這一箇道理才看得別便從那別處去義剛

問狂簡處先生云古來異端只是遁世高尚之士其流遂至於釋老如子桑户死琴張臨其喪而歌是不以

死生芥蔕胷次盂之反不伐便如道家所謂三寶一曰不敢為天下先是也似此等人雖則志意高遠若不得聖人裁定亦不濟事節

伯夷叔齊章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胷中都是義理洪壽

文振問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曰此與顔子不遷怒意思相似盖人之有惡我不是惡其人但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

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惡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時舉南升錄

云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其人之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只見他善處不見他惡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

不念舊惡非惡其人也惡其人之無狀處昨日為善今日為惡則惡之而不好矣昨日為惡今日為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為其人也聖人大率如此但伯夷

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方子

問伯夷不念舊惡曰這箇也只是恰好只是當然且如人之有惡自家合當怒之人既改了便不當更怒之然伯夷之清也却是箇介僻底人宜其惡惡直是惡之然能不念舊惡却是他清之好處燾

問蘇氏言二子之出意其父子之間有違言焉若申生之事歟不念舊惡莫是父子之間有違言處否曰然

問孟子所言伯夷事自是如此孤潔諫武王伐商又

都是伯夷而叔齊之事不可得見末知其平時行事如何却並以不念舊惡稱之曰讓國二子同心度其當時必是有怨惡處問父欲立叔齊不立伯夷在叔齊何有怨惡曰孤竹君不立伯夷而立叔齊想伯夷當時之意亦道我不當立我弟却當立叔齊須云兄當立不立却立我兄弟之間自不能無此意問兄弟既遜讓安得有怨曰只見得他後來事當其初豈無怨惡之心夫子所以兩處皆說二子無怨問某看怨

是用希之語不但是兄弟間怨希這人孤立易得與世不合至此無怨人之心此其所以為伯夷叔齊歟曰是如此寓○或問

問蘇氏父子違言之説恐未穩否曰蘇氏之説以為已怨而希字猶有些怨在然所謂又何怨則絶無怨矣又不相合恐只得從伊川説怨是人怨舊惡如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類蓋那人有過自家責他他便生怨然他過能改即止不復責他便不怨矣其所怨者

只是至愚無識不能改過者耳淳

孰謂微生高直章

醯至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當有便道有無便道無才枉其小便害其大此皆不可謂誠實也去偽

只乞諸其鄰而與之便是屈曲處又問或朋友間急來覔一物自家若無與他去鄰家覔之却分明説與可否曰這箇便是自家要做一面人情蓋謂是我為你

乞得燾

問看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霸心術之異處一便見得皥皥氣象一便見得驩虞氣象

曰然伊川解顯比一段說最詳賀孫

問微生高不過是曲意徇物掠美市恩而已所枉雖小害直甚大聖人觀人每於微處便察見心術不是曰

所謂曲意徇物掠美市恩其用心要作甚南升○集注

問范氏言千駟萬鍾從可知焉莫是說以非義而予必

有非義而取否曰不是說如此予必如此取只看他小事尚如此到處千駟萬鍾亦只是這模樣微生高用心也是怪醯有甚難得之物我無了那人有教他自去求可矣今却轉乞與之要得恩歸於已若教他自就那人乞恩便歸那人了此是甚心術淳錄云若是緊要底物我無則求與之猶自可若曰宛轉濟人急難則猶有說令人危病轉求丹藥之類則有之問取予二字有輕重否寓以為寧過於予必嚴於取如何曰如此却好然看一

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人本不分輕重今看予自是予他人不是入已寧過些不妨却不干我事取則在已取之必當嚴楊問文中子言輕施者必好奪如何曰此說得亦近人情 寓

問張子韶有一片論乞醯不是不直上蔡之說亦然曰此無他此乃要使人回互委曲以為直爾噫此鄉原之漸不可不謹推此以往而不為枉尺直尋者幾希 大雅

行夫問此一章曰人煞有將此一段做好說謂其不如此抗直猶有委曲之意自張子韶為此說令煞有此說昨見戴少望論語講義亦如此說這一段下連巧言令色足恭都是一意當初孔門編排此書已從其類只自看如今有人來乞些醯亦是閒底事只是與他說自家無鄰人有之這是多少正大有何不可須要自家取來却做自底與之是甚氣象這本心是如何凡人欲恩由己出皆是偏曲之私恩由己出則怨

將誰歸 賀孫

巧言令色足恭章

義剛說足恭云只是過於恭曰所謂足者謂本當只如此我却以為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而但如此則自是足了乃不是足凡制字如此類者是皆有兩義 義剛

問足恭曰足之為義湊足之謂也謂如合當九分却要湊作十分意謂其少而又添之也才有此意便不好

𤅢

足去聲讀求足乎恭也是加添之意蓋能恭則禮已止矣若又去上面加添些子求足乎恭便是私欲也僩

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去偽○𤅢錄云這便是乞醯意思一般所以記類於此

問巧言令色足恭是既失本心而外為諂媚底人匿怨而友其人是內懷險詖而外與人相善底人曰門人

記此二事相連若是微生高之心弄來弄去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來南升

問左丘明謝氏以為古之聞人則左傳非丘明所作曰左丘是古有此姓名明自是一人作傳者乃左氏別自是一人是撫州鄧大著名世字元亞如此說他自作一書辨此義剛

丘明所恥如此左傳必非其所作

顔淵季路侍章

問無伐善無施勞善與勞如何分别曰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出來底燾

問施勞之施是張大示誇意否曰然淳

問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只舉此三者莫是朋友則是其等輩老者則是上一等人少者則是下一等此三者足以該盡天下之人否曰然廣

問安老懷少恐其間多有節目今只統而言之恐流兼愛曰此是大槩規模未説到節目也人傑

顏淵季路侍一段子路所以不如顏淵者只是工夫粗不及顏淵細密工夫粗便有不周徧隔礙處又曰子路只是願車馬衣服與人共未有善可及人也僩

問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曰這只是他心裏願得如此他做工夫只在這上豈不大段麄又曰子路所願者麄顏子較細向裏來且看他氣象是如何僩

或問子路顏淵言志曰子路只是說得麄若無車馬輕裘便無工夫可做顏子無伐善無施勞便細膩有工

夫然子路亦是無私而與物共者　銖

子路如此做工夫畢竟是疎是有這箇車馬輕裘方做得工夫無這車馬輕裘不見他做工夫處若顏子則心常在這裏做工夫然終是有些安排在　恪

子路須是有箇車馬輕裘方把與朋友共如顏子不要車馬輕裘只就性分上理會無伐善無施勞車馬輕裘則不足言矣然以顏子比之孔子則顏子猶是有箇善有箇勞在若孔子便不見有痕迹了夫子不厭

不倦便是純亦不已 植

問顏子子路優劣曰子路麗用心常在外願車馬之類亦無意思若無此不成不下工夫然却不私己顏子念念在此間顏季皆是願夫子則無願字曰夫子也是願又曰子路底收歛也可以到顏子顏子底純熟可以到夫子 節

子路顏淵夫子都是不私己但有小大之異耳子路只車馬衣裘之間所志已狹顏子將善與衆人公共何

伐之有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何施勞之有却已是煞展拓然不若聖人分明是天地氣象端蒙

問顔淵季路侍一章曰子路與顔淵固均於無我然子路做底都向外不知就身已上自有這工夫如顔子無伐善無施勞只是就自家這裏做恭甫問子路後來工夫進如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這却見於裏面有工夫曰他也只把這箇做了自着破敝底却把好底與朋友共固是人所難能然亦只是就

外做較之世上一等切切於近利者大不同 賀孫

問顏淵季路夫子言志曰今學者只從子路比上去不見子路地位煞高是上面有顏子底一層見子路低了更有夫子一層又見顏子低了學者望子路地位如何會做得他底他這氣象煞大不如是何以為聖門高弟 植

叔器曰子路但及朋友不及他人所以較小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以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如此說那

行道之人不成無故解衣衣之但所以較淺小者他能舍得車馬輕裘未必能舍得勞善有善未必不伐有勞未必不施若能退後省察則亦深密向前推廣則亦濶大范益之云顏子是就義理上做工夫子路是就事上做工夫曰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顏子自是深潛淳粹（淳錄作縝密）較別子路是有些戰國俠士氣象學者亦須如子路恁地割捨得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若今人恁地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粘手惹

脚如何做得事成恁地莫道做好人不成便做惡人也不成先生至此聲極洪

叔器再反覆説前意先生曰且麄説人之生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黑窣窣地如猫兒狗子饑便待物事喫困便睡到富貴便極聲色之奉一貧賤便憂愁無聊聖人則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義剛

或問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是他做功夫處否曰這也不是他做工夫亦是他心裏自見得故願欲如此然必有别做工夫處若依如此做功夫大段麄了又問此却見他心曰固是此見得他心之恢廣磨去得那私意然也只去得那麄底私意如顔子却是磨去那近裏底了然皆是對物我而言又云狂簡底人做來做去没收煞便流入異端如子路底人做來做去没收煞便成任俠去又問學者做功夫須自子

路功夫做起曰亦不可如此說且如有顔子資質底不成交他做子路也燾

亞夫問子路言志處曰就聖人上看便如日出而爝火息雖無伐善無施勞之事皆不必言矣就顔子上看便見得雖有車馬衣裘共敝之善旣不伐不施却不當事了不用如子路樣着力去做然子路雖不以車馬輕裘爲事然畢竟以此爲一件功能此聖人大賢氣象所以不同也時舉

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顔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道夫

吳伯英講子路顔淵夫子言志先生問衆人曰顔子季路所以未及聖人者何衆人未對先生曰子路所言只為對着一箇不與朋友共敝之而有憾在顔子所言只為對着一箇伐善施勞在非如孔子之言皆是循其理之當然初無待乎有所懲創也子路之志譬如一病人之最重者當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飲食

起居也顏子之志亦如病之差輕者及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動静語默也夫出處起居動静語嘿之知所謹蓋由不知謹者為之對也曾不若一人素能謹護調攝渾然無病問其所為則不過曰飢則食而渴則飲也此二子之所以異於聖人也至就二子而觀之則又不容無優劣季路之所志者不過朋友而已顏子之志則又廣矣季路之所言者麄顏子之所言者細也壯祖○閎祖録云子路顏淵夫子言志伊川諸説固皆至當然二子之所以異於夫子者

更有一意無憾對憾而言也無伐無施對伐施而言也二子曰前想亦未免此病今方不然如人病後始願不病故有此言如夫子則更無懲創不假修為此其所以異也

顏淵子路只是要克去驕吝二字如謝氏對伊川云知矜之為害而改之然謝氏終有矜底意如解孟之反不伐便着意去解人傑

舊或說老者安之一段謂老者安於我朋友信於我少者懷於我此說較好盖老者安於我則我之安之必盡其至朋友信於我則我之為信必無不盡少者懷

於我則我之所以懷之必極其撫愛之道却是見得聖人說得自然處義剛○集註

或問集注云安於我懷於我信於我何也曰如大學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一般蓋無一物不得其所也老者我去安他他便安於我少者我去懷他他便懷於我朋友我去信他他便信於我又問顏子子路所答曰此只是各說身己上病痛處子路想平日不能與朋友共裘馬顏子平日未能

忘伐善施勞故各如此此言之如新病安來說方病時事如說我今日病較輕得些便是病未曾盡去猶有些根脚更服藥始得彼云願則猶有未盡脫然底意思又如病起時說願得不病便是曾病來然二子如此說時便是去得此病了但尚未能如夫子自然而已如夫子則無此等了曠然如太空更無些滞礙其所志但如此耳更不消着力又曰古人揀已偏重處去克治子路是去得箇吝字顔子是去得箇驕字_{祖道}

夔孫錄云二子言志恰似新病起人雖去得此病了但著服藥隄防願得不再發作若聖人之志則曠然太虛了無一物又曰古人為學大率體察病痛就上面克治將去

問老者安之云云一說安者安我也恭父謂兩說只一意先生曰語意向背自不同賀孫云若作安老者說方是做去老者安我說則是自然如此了曰然因舉史記魯世家及漢書地理志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謂先魯盛時少者代老者負荷老者即安之到後來少者亦知代老者之勞但老者自不安於

役少者故道路之間只見遜讓故曰斷斷如也注云分辨之意也　賀孫

問仲由何以見其求仁曰他人於微小物事尚戀戀不肯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已矣非其意在於求仁乎　升卿

叔蒙問夫子安仁顏子不違仁子路求仁曰就子路顏子聖人只是見處有淺深大小耳皆只是盡我這裏底子路常要得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據他煞是有工

夫了輕財重義有得些小潑物事與朋友共多少是好令人計較財物這箇是我底那箇是你底如此見得子路是高了顏子常要得無伐善施勞顏子工夫是大段縝密就顏子分上正恰好了也只得如此到聖人是安仁地位大抵顏子無伐善無施勞也只與願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相似夫子安老懷少信朋友也與無伐善無施勞相似但有淺深大小不同就子路地位更收斂近裏便會到無伐善無施勞處就

顔子地位更極其精微廣大便到安老懷少信朋友

爾寓

問夫子安仁顔淵不違仁子路求仁曰伊川云孔子二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有淺深小大之間耳子路底淺顔子底深二子底小聖人底大子路底較粗顔子底較細膩子路必待有車馬輕裘方與物共若無此物又作麽生顔子便將那好底物事與人共之見得那子路底又低了不足為只就日用間無非是與人

共之事顏子底儘細膩子路底只是較粗然都是去得箇私意了只是有粗細子路譬如脫得上面兩件鏖糟底衣服了顏子又脫得那近裏面底衣服了聖人則和那裏面貼肉底汗衫都脫得赤骨立了僩

問觀子路顏子孔子之志皆是與物共者也纔與物共便是仁然有小大之別子路求仁者也顏子不違仁者也孔子安仁者也求仁者是有志於此理故其氣象高遠可以入道然猶自車馬輕裘上做工夫顏子

則就性分上做工夫能不私其已可謂仁矣然未免於有意只是不違仁氣象若孔子則不言而行不為而成渾然天理流行而不見其迹此安仁者也曰說得也穩大凡人有已則有私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其志可謂高遠然猶未離這軀殻裏顔子不伐其善不張大其功則高於子路然願無伐善無施勞便是猶有此心但願無之而已是一半出於軀殻裏孔子則離了軀殻不知那箇是已那箇是物凡學

學此而已南升○時舉錄云文振問此章先生曰子路是不以外物累其心方剥得外面一重麄皮子去顔淵却又高一等便是又剥得一重細底皮去猶在軀殼子裏若聖人則超然與天地同體矣

問孔子安仁固無可言顔子不違仁乃是已得之故不違便是克已復禮底事子路方有與物共之志故曰求仁曰然又曰這般事如今都難說他當時只因子路說出那一段故顔子就子路所說上說便見得顔子是箇已得底意思孔子又就顔子所說上說皆是將已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已忘私底意思今若

守定他這說曰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顔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其意思各自不同使子路若别說出一般事則顔子孔子又自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文蔚

子路顔淵孔子言志須要知他未言時如何讀書須迎前看不得隨後看所謂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且如公說從仁心上發出所以忘物我言語也無

病也說得去只是尚在外邊程先生言不私已而與物共是三段骨體須知義理不能已之處方是用得大抵道理都是合當恁地不是過當若到是處只得箇恰好事親若曾子可也從周

顔子之志不以巳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巳之能媿人之不能是與物共道夫

問伊川言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曰能輕巳之所有以與人共勢利之人豈肯如此子

路志願正學者事寓

問車馬輕裘與朋友共亦常人所能為之事子路舉此而言却似有車馬衣裘為重之意莫與氣象煞遼絶否曰固則是只是如今人自有一等鄙吝者直是計較及於父子骨肉之間或有外面勉強而中心不然者豈可與子路同日而語子路氣象非富貴所能動矣程子謂豈可以勢利拘之哉木之

問浴沂地位恁高程子稱子路言志亞於浴沂何也曰

子路學雖粗然它資質也高如人告以有過則喜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見善必遷聞義必徙皆是資質高車馬輕裘都不做事看所以亞於浴沂故程子曰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也淳

問亞於浴沂者也浴沂是自得於中而外物不能以累之子路雖未至自得然亦不為外物所動矣曰是義剛

問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此是子路有志求仁能與物共

底意思但其心不為車馬衣裘所累耳而程子謂其亞於浴沂據先生解曽點事煞高子路只此一事如何便亞得他曰子路是箇資質高底人要不做底事便不做雖是做工夫處麄不如顔子之細密然其資質却自甚高若見得透便不干事廣

問顧闔子之志雖曰比子路顔子分明氣象不同然觀曽點言志一段集註㦤賛其雖荅言志之問而初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為以為曽點但知樂所樂而無

一毫好慕之心作為之想然則聖人殆不及曾點邪
曰聖人言志雖有及物之意然亦莫非循其理之自
然使物各得其所而已不勞焉又何害於天理之流
行哉蓋曾點所言却是意思聖人所言盡是事實
問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恐是互舉
曰他先是作勞事之勞說所以有那知同於人一句
某後來作功勞之勞皆只是不自矜之意無伐善是
不矜已能無施勞是不矜已功至之云無施勞但作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意思解也好曰易有勞而不伐
與勞謙君子有終皆是以勞為功義剛
問施勞與伐善意思相類曰是相類問看來善自其平
生之所能言勞以其一時之功勞言曰亦是勞是就
事業上説問程子言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
故無施勞看來不自私己與知同於人亦有些相似
曰不要如此疑以善者己之所有不自有於己故無
伐善以勞者人之所憚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寓

問集注云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這箇只是天理聖人順之而已曰這只是天理自合如此夾錄云天下事合恁地處便是自然之理如老者安之是他自帶得安之理來朋友信之是他自帶得信之理來少者懷之是他自帶得懷之理來聖人為之初無形跡季路顔淵便先有自身了方做去如穿牛鼻絡馬首都是天理如此恰似他生下便自帶得此理來又如放龍蛇驅虎豹也是他自帶得驅除之理來如剪滅蝮虺也是他自帶得剪

滅之理來若不驅除剪滅便不是天理所以說道有物必有則不問好惡底物事都自有箇則子又云子路更修教細密便是顏子地位顏子若展拓教開便是孔子地位子路只緣麄了又問集注云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耳曰這道理只為人不見得全體所以都自狹小了最患如此聖人如何得恁地大人都不見道理形骸之隔而物我判為二又云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若見得萬物皆備於我如何不會

開展又問顏子恐不是強恕意思子路却是強恕否曰顏子固不是強恕然學者須是強恕始得且如今人有些小物事有箇好惡自定去把了好底却把不好底與人這般意思如何得開濶這般在學者正宜用工漸漸克去便是求仁工夫賀孫

伊川令學者看聖賢氣象曰要看聖賢氣象則甚且如看子路氣象見其輕財重義如此則其胷中鄙吝消了幾多看顏子氣象見其無伐善無施勞如此則其

胷中好施之心消了幾多此二事誰人胷中無雖顔
子亦只願無則其胷中亦尚有之聖人氣象雖非常
人之所可能然其如天底氣象亦須知常以是涵養
於胷中又云亦須看子路所以不及顔子處顔子所
以不及聖人處吾所以不及賢者處却好做工夫
叔器問先識聖人氣象如何曰也不要如此理會聖賢
等級自分明了如子路定不如顔子顔子定不如夫
子只要看如何做得到這裏且如願車馬衣輕裘敝

之無憾自家真能如此否有善真能無伐否有勞真能無施否今不理會聖賢做起處義剛錄作今不將他做處去切己理會體認分明着却只去想他氣象則精神却只在外自家不曾做得着實工夫須是切問而近思向時朋友只管愛說曾點漆雕開優劣亦何必如此但當思量我何緣得到漆雕開田地何緣得到曾點田地若不去學他做只管較他優劣義剛錄作如此去做將久便解似他他那優劣自是不同何必計較便較得分明亦不干自己事如祖公年紀自是大

如爺爺年紀自是大如我只計較得來也無益叔器云希顔録曾子書莫亦要如此下工夫否曰曾子事雖見他書他只是要聚做一處看顔子事亦只要在眼前也不須恁地起模畫様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後不似聖人因甚後只似常人就此理會得自是超凡入聖淳○義剛同

或問有人於此與朋友共實無所憾但貧乏不能復有所置則於所敝未能恝然忘情則如之何曰雖無憾

於朋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已敝之物亦非賢達之心也○道夫附

問謝氏解顔淵季路侍章或問謂其以有志為至道之病因及其所論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屬每每如此竊謂謝氏論學每有不屑卑近之意其聖門狂簡之徒歟集注云狂簡志大而畧於事也曰上蔡有此等病不是小分明是釋老意思向見其雜文一編皆不帖帖地如觀復堂記與謝人啟事數篇皆然其啟内

有云志在天下豈若陳孺子之云乎身寄人間得如馬少游而足矣必大。或問

已矣乎章

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胷為悔今有學者幸知自訟矣心胷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耶曰改了便無悔又問已往之失却如何曰自是無可救了必大

時可問伊川云自訟不置能無改乎譬如人争訟一訟

未決必至於再必至於三必至於勝而後已有過則亦必當攻責不已必至於改而後已曰伊川怕人有過只恁地訟了便休故説教着力看來世上也自有人徒恁地訟訟了便休只看有多少事來今日又恁地自訟明日又恁地自訟今年又恁地自訟明年又恁地自訟看來依舊不曾改變只是舊時人他也只知箇自訟是好事只是不誠於自訟賀孫

十室之邑章

或問美底資質固多但以聖人為生知不可學而不知好學曰亦有不知所謂學底如三家村裏有好資質底人他又那知所謂學又那知聖人如何是聖人又如何是生知堯如何是堯舜如何是舜若如此則亦是理會不得底了燾

義剛說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此是表裏粹然好底資質曰是義剛

朱子語類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許蔭培

朱子語類卷三十

論語十二

雍也篇一

雍也可使南面章

問寬洪簡重是說仲弓資質恁地曰夫子既許它南面則須是有人君之度意其必是如此這又無稽考須是更將它言行去看如何義剛

問雍也可使南面伊川曰仲弓才德可使為政也尹氏曰南面謂可使為政也第一章凡五說今從伊川尹氏之說范氏曰仲弓可以為諸侯似不必指諸侯為南面不如為政却渾全謝氏曰仁而不佞其才宜如此楊氏亦曰雍也仁矣據仁而不佞乃或人之問夫子曰不知其仁則與未知焉得仁之語同謂仲弓為仁矣不知兩說何所據恐仁字聖人未嘗輕許人曰南面者人君聽政之位言仲弓德度簡嚴宜居位不

知其仁故未以仁許之然謂仲弓未仁即下語太重矣幹

仲弓問子桑伯子章

仲弓見聖人稱之故因問子桑伯子如何想見仲弓平日也疑這人故因而發問夫子所謂可也者亦是連上面意思說也仲弓謂居敬而行簡固是居敬後自然能簡然亦有居敬而不行簡者蓋居敬則凡事嚴肅却要亦以此去律事凡事都要如此此便是居敬

而不行簡也時舉

仲弓為人簡重見夫子許其可以南面故以子桑伯子亦是一箇簡底人來問孔子看如何夫子云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然可乃僅可而有未盡之辭故仲弓乃言居敬行簡夫子以為然南升

行夫問子桑伯子曰行簡只就臨民上說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也是利害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地步煞高

是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沉詳宻處論來簡已是好資禀較之繁苛瑣細使人難事亦煞不同然是居敬以行之方好賀孫

問居敬行簡之居如居室之居先生應復問何謂簡曰簡是凡事據見定又曰簡静復問簡者不煩之謂何謂煩曰煩是煩擾又曰居敬是所守正而行之以簡節

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偏

於居敬之意人傑

問居敬而行簡曰這箇是兩件工夫如公所言則只是居敬了自然心虛理明所行自簡這箇只說得一邊居敬固是心虛心虛固能理明推著去固是如此然如何會居敬了便自得他理明更有幾多工夫在若如此說則居敬行簡底又那裏得来如此則子桑伯子大故是箇居敬之人矣世間有那居敬而所行不簡如上蔡說吕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

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自有這般人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能勞攘得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為相每日酣飲不事事隔墻小吏酣歌叫呼參亦酣飲歌呼以應之何有於居敬耶據仲弓之言自是兩事須子細看始得又曰須是兩頭盡不只偏做一頭如云內外不只是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乎其末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

為學皆如此不只偏說一邊個

問注言自處以敬則中有所主而自治嚴程子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二說不相礙否先生問如何曰看集注是就本文說伊川就居簡處發意曰伊川說有未盡寓○集注

胡問何謂行簡曰所行處簡要不恁煩碎居上煩碎則在下者如何奉承得故曰臨下以簡須是簡程子謂敬則自然簡只說得敬中有簡底人亦有人自處以

敬而所行不簡却說不及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要周盡淳

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程子曰居敬則所行自簡此是程子之意非仲弓本意也人傑

胡叔器問居敬則心中無物而所行自簡此說如何曰據某看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它說而行簡以臨民則行簡自是一項這而字是別喚起今固有居敬底

人把得忒重却反行得煩碎底今說道居敬則所行自簡恐却無此意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簡自别是一項只要揀那緊要底来行又問看簡字也有兩様曰只是這箇簡豈有兩様又曰看他諸公所論只是爭

箇敬字　義剛

叔器問集注何不全用程說曰程子只說得一邊只是說得敬中有簡底意思也是如此但亦有敬而不簡者其所以不敢全依它說不簡底自是煩碎下面人

難為奉承御衆以寛臨下以簡便是簡時下面人也易為奉承自不煩擾聖人所以説居敬行簡二者須是兩盡義剛問敬是就心上説簡是就事上説否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来而今行簡須是心裏安排後去行豈有不是心做出来義剛

問居敬則内直内直則外自方居敬而行簡亦猶内直而外方歟若居簡而行簡則是喜静惡動怕事苟安之人矣曰程子説居敬而行簡只作一事今看将来

恐是兩事居敬是自處以敬行簡是所行得要廣

問伊川說居敬則心中無物而自簡意覺不同曰是有些子差但此說自不相害若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這說如一箇物相似内外都貫通行簡是外面說居敬自簡又就裏面說看這般所在固要知得與本文少異又要知得與本文全不相妨賀孫

問仲弓問子桑伯子章伊川曰内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内存乎簡則為疎畧仲弓可謂知旨者但下文曰

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恐未必如此可也簡止以其簡為可爾想其他有未盡善特有簡可取故曰可也游氏曰子桑伯子之可也以其簡若主之以敬而行之則簡為善楊氏曰子桑伯子為聖人之所可者以其簡也夫主一之謂敬居敬則其行自簡但下文簡而亷一句舉不甚切今從伊川游氏楊氏之說伊川第二第三說皆曰居簡行簡乃所以不簡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簡恐推說太

過既曰疎畧則太簡可知不必云多却一簡如所謂
乃所以不簡皆太過范氏曰敬以直内簡以臨人故
堯舜修巳以敬而臨下以簡恐敬簡不可太分說居
字只訓主字若以為主之敬而行之簡則可以為居
則敬而行則簡則不可若云修巳臨下則恐分了仲
弓不應下文又總說以臨其民也又曰子桑伯子其處巳亦
若待人據夫子所謂可也簡乃指子桑伯子說仲弓
之言乃發明簡字恐非以子桑伯子為居簡行簡也

尹氏亦曰以其居簡故曰可也亦范氏之意呂氏以為引此章以證前章之說謝氏以為因前章以發此章之問皆是旁說然於正說亦無妨謝氏又曰居敬而行簡舉其大而畧其細於敬字上不甚切不如楊氏作主一而簡自見曰可也簡當從伊川說剰却一簡字正是解太簡之意乃所以不簡之說若解文義則誠有剰語若以理觀之恐亦不為過也范固有不容處然敬簡自是兩事以伊川語思之可見據此文

及家語所載伯子為人亦誠有太簡之病謝氏因上章而發明之説是（輸）

徒務行簡老子是也乃所以為不簡子桑伯子或以為子桑户（升卿）

哀公問弟子章

問聖人稱顔子好學特舉不遷怒不貳過二事若不相類何也聖人因見其有此二事故從而稱之柄謂喜怒發於當然者人情之不可無者也但不可為其所

動耳過失則不當然而然者既知其非則不可萌於再所謂頻復之吝也二者若不相類而其向背實相對曰聖人雖未必有此意但能如此看亦好柄

顏子自無怒因物之可怒而怒之又安得遷

問不遷怒此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曰聖人固是不遷怒然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合下自是無那遷了不着說不遷才說似猶有商量在若堯舜則無商量了是無了何遷之有

何不遷之有　肅

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為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伯恭謂不獨遷於他人為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此却是不中節非遷也　道夫

不遷怒不貳過據此之語怒與過自不同怒却在那不遷上過才說是過便是不好矣　僩

或問顏子不貳過曰過只是過不要問他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只消看他不貳處既能不貳便有甚大

底罪過也自消磨了　時舉

問不遷怒不貳過曰重處不在怒與過上只在不遷不貳上今不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深淺只不遷不貳是甚力量便見工夫佛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若有過能不貳直是難貳如貳官之貳已有一箇又添一箇也又問守之也非化之也曰聖人則都無這箇顔子則疑於遷貳與不遷貳之間　賜○祖道錄云貳不是一貳是長貳之貳餘同

尋常解不貳過多只說過字不曾說不貳字所謂不貳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如顏子之克己既克己私便更不萌作矣人傑

不遷怒不貳過一以為克己之初一以為用功之處曰自非禮勿視聽言動積習之久自見這箇意思夔孫

問學顏子當自不遷怒不貳過起曰不然此是學已成處又問如此當自四勿起曰是程子云顏子事斯語所以至於聖人後之學者宜服膺而弗失也過

不遷不貳非言用功處言顏子到此地位有是效驗耳

若夫所以不遷不貳之功不出於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四句耳伯羽○謨錄云此平日克己工夫持養純熟故有此效

行夫問不遷怒不貳過曰此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件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至此純熟乃能如此時舉○賀孫錄云行夫問云云曰不遷怒不貳過不是學自是說顏子一箇證驗如此恭父云顏子工夫盡在克己復禮上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是他終身受用只在這上

問不遷怒不貳過是顏子克己工夫到後方如此却不是以此方為克己工夫也曰夫子說時也只從他克己效驗上說但克己工夫未到時也須照管不成道我工夫未到那田地而遷怒貳過只聽之耶義剛

或問顏子工夫只在克己上不遷不貳乃是克己效驗或曰不遷不貳亦見得克己工夫即在其中曰固是然克己亦非一端如喜怒哀樂皆當克但怒是粗而易見者耳或曰顏子平日但知克己而已不遷不貳

是聖人見得他效驗如此曰但看克己復禮自見得

問不遷怒是見得理明不貳過是誠意否曰此二者拆開不得須是横看他這箇是層層趲上去一層了又一層不遷怒不貳過是工夫到處又曰顔子只是得孔子説克己復禮終身受用只是這四箇字不違仁也只是這箇不遷怒不貳過也只是這箇不改其樂也只是這箇克己復禮到得人欲盡天理明無些渣滓一齊透徹日用之間都是這道理賀孫

問不遷不貳此是顏子十分熟了如此否曰這是夫子稱他是他終身到處問若非禮勿視聽言動這是克己工夫這工夫在前分外着力與不遷不貳意思不同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夫子告顏子教他做工夫要知緊要工夫却只在這上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他到處不遷怒不貳過也是他到處問就不遷不貳上看也似有些淺深曰這如何淺深曰不遷怒是自然如此不貳過是畧有過差驚覺了方會不復行曰這

不必如此看只看他不遷怒不貳過時心下如何賀

孫

又云看文字且須平帖看他意緣他意思本自平帖如夜來說不遷怒不貳過且看不遷不貳是如何顔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渣滓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氷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淪都是道理是甚次第問過容是指已前底說否曰然問過是逐事上見得如何曰固是逐

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明日又是那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只顔子地位高纔見一不善不為這一番改時其餘是這一套須頓消了當那時須頓進一番他聞一知十觸處貫通他覺得這一件過其餘若有一頭萬緒是這一番一齊打併掃斷了曰如此看不貳過方始見得是三月不違以後事曰只這工夫原頭却在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上面若是不遷怒時更無形迹

但初學如何須要教他不遷怒不貳過得這也便要
如此不得只是克己工夫孔子不以告其他門人却
獨以告顏子可見是難事不是顏子擔當不得這事
其他人也只逐處教理會道無古今且只將克己事
時時就身已檢察下梢也便會到不遷怒不貳過地
位是亦顏子而已須是子細體認他工夫是如何然
後看他氣象是如何方看他所到地位是如何如今
要緊只是箇分別是非一心之中便有是有非言語

便有是有非動作便有是有非以至於應接賔朋看文字都有是有非須着分别教無些子不分曉始得心中思慮纔起便須是見得那箇是是那箇是非才去動作行事也須便見得那箇是是那箇是非應接朋友交遊也須便見得那箇是是那箇是非看文字須便見得那箇是是那箇是非日用之間若此等類須是分别教盡毫釐必計始得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且如今

見人行事聽人言語便須着分別箇是非若是他做
不是說不是雖不可訟言之自家是非須先明諸心
始得若只管恁地鶻突不分別少間一齊都滚做不
好處去都不解知孟子亦說道我知言詖辭知其所
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這
不是分別得分明如何得胷次恁地瞭然天下只是
箇分别是非若見得這箇分明任你千方百計胡說
亂道都着退聽緣這箇是道理端的着如此如一段

文字纔看也便要知是非若是七分是還他七分是三分不是還他三分不是如公鄉里議論只是要酌中這只是自家不曾見得道理分明這箇似是那箇也似是且揑合做一片且恁地過若是自家見得是非分明看他千度萬態都無遯形如天下分裂之時東邊稱王西邊稱帝似若不復可一若有箇真主出来一齊即見退聽不朝者来朝不服者歸服不貢者入貢如太祖之興所謂劉李孟錢終皆受併天下混

一如今道理箇箇說一様各家自守以為是只是未得見這公共道理是非前日曾說見道理不明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是大丈夫若後車千乘傳食諸侯與做大丈夫也得問是非本吾心之固有而萬物萬事是非之理莫不各具所以是非不明者只緣本心先蔽了曰固是若知得事物上是非分明便是自家心下是非分明程先生所以說纔明彼即曉此自家心下合有許多道理事物

上面各各也有許多道理無古今無先後所以說先聖後聖其揆則一下又說道若合符節如何得恁地只緣道理只是一箇道理一念之初千事萬事究竟於此若能先明諸心看事物如何來只應副將去如尺度如權衡設在這裏看甚麽物事来長底短底小底大底只稱量將去可使不差毫釐世上許多要說道理各家理會得是非分明少間事迹雖不一一相合於道理都無差錯一齊都得如此豈不甚好這箇

便是真同只如今諸公都不識所謂真同各家只理會得半截便道是了做事都不敢盡且只消做四五分這邊也不說那邊的不是那邊也不說這邊不是且得人情不相惡且得相和同這如何會好此乃所以為不同只是要得各家道理分明也不是易須是常常檢點事事物物要分別教十分分明是非之間有些子鶻突也不得只管會恁地這道理自然分明分別愈精則處事愈當故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堯舜禹數聖人出治天下是多多少少事到末後相傳之要却只在這裏只是這箇精一直是難賀孫

問前夜承教以不遷怒不貳過乃顔子極至處又在三月不違仁之後據賀孫看若不貳是逐事不貳不是體統説而三月不違乃是統説前後淺深殊有未曉曰不須泥這般所在某那夜是偶然説如此實亦不見得甚淺深只一箇是死後説一箇是在生時説讀書且要理會要緊處如某舊時專揀切身要緊處理

會若偏旁有窒礙處只恁地且放下如看這一章
只認取不遷怒不貳過意思是如何自家合如何便
是會做工夫如射箭要中紅心他貼上面煞有許多
圈子善射者不須問他外面圈子是白底是黑底是
朱底只是一心直要中紅心始得不貳過不須看他
已前只看他不貳後氣象顏子固是於念慮處少差
輒改而今學者未到顏子地位只須逐事上檢點過
也不論顯微如大雷雨也是雨些子雨也是雨無大

小都與做過只是晴明時節青天白日更無些子雲翳這是甚麼氣象賀孫

問顏子能克己不貳過何為三月之外有違仁處曰孔子言其有不善未嘗不知便須亦有不善時又問顏子之過如何曰伊川復卦所言自好未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猶常用力便是心有未順處只但有纖毫用意處便是顏子之過

敬之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莫只是靜後能如此否曰

聖賢之意不如此如今卒然有箇可怒底事在眼前不成說且教我去静蓋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故怒於甲時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見得道理透則既知有過自不復然如人錯喫烏喙才覺了自不復喫若專守虗静此乃釋老之謬學將来和怒也無了此成甚道理聖賢當怒自怒但不遷耳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所以伊川謂顏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蓋欲見得此道理透也

立之因問明道云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又是怎生曰此是明道為學者理未甚明底說言於怒時且權停閣這怒而觀理之是非少間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蓋怒氣易發難制如水之澎漲能權停閣這怒則如水漸漸歸港若顏子分上不消恁地說只見得理明自不遷不貳矣時舉○賀孫録别出

敬之問不遷怒不貳過顏子多是静處做工夫曰不然此正是交滚頭顏子此處無他只是看得道理分明

且如當怒而怒到不當怒處要遷自不得不是處便
見得自是不會貳敬之又問顔子深潛純粹所謂不
遷不貳特其應事之陳迹曰若如此說當這時節此
心須别有一處安頓着看公意只道是不應事接物
方存得此心不知聖人教人多是於動處說如云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如告顔子克己復禮
為仁正是於視聽言動處理會公意思只是要静将
心頓於黑窣窣地說道只於此處做工夫這不成道

理此却是佛家之說佛家高底也不如此此是一等低下底如此這道理不是如此人固有初學未有執守應事紛雜暫於静處少息也只是略如此然做箇人事至便著應如何事至且說道待自家去静處當怒即怒當喜即喜更無定時只當於此警省如何是合理如何是不合理如何要將心頓放在閑處得事父母便有事父母許多酬酢出外應接便有出外許多酬酢 賀孫

問顏子不遷怒先生因語佘先生宋傑云怒是箇難克治底所謂怒逆德也雖聖人之怒亦是箇不好底事物蓋是惡氣感得恁地某尋常怒多極長如公性寬怒少亦是資質好處燾

問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覺語意上句重下句寬恐有引進後人意否曰看文字且要將他正意平直看去只要見得正道理貫通不須滯在這般所在這兩句意只同與哀公言亦未有引進後學意要緊只在不遷

怒不貳過六字上看道理要得他如水相似只要他平直滔滔流去若去看偏旁處如水流時這邊壅一堆泥那邊壅一堆沙這水便不得條直流去看文字且把著要緊處平直看教通徹十分純熟見得道理如人一身從前面直望見背後從背直望見前面更無些子遮蔽方好賀孫

問集注怒不在血氣則不遷只是不為血氣所動否曰固是因舉公廳斷人而自家元不動又曰只是心平

植集注

問不貳過乃是略有便止如韓退之說不二之於言行却粗了曰自是文義不如此又問不貳過却有過在不遷怒已至聖人只此一事到曰纔云不遷則與聖人之怒亦有些異曰如此則程先生引舜且借而言曰然可學

問伊川謂顔子地位若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曰如今學者且理會不遷不貳便大過不貳也難

儒用

問不貳過集注云過於前者不復於後則是言形見之過伊川乃云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又似言念慮之過不知當如何看先生曰不必問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但過不可貳耳時舉

陳後之問顏子不遷怒伊川說得太高渾淪是箇無怒了不貳過又却低曰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天下之

違道那裏有無怒底聖人只聖人分上着不遷字不得顏子不遷怒便尚在夾界處如曰不改其樂然曰不貳過只是此過不會再生否曰只是不萌於再淳

問黎兄疑張子謂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云夫子只說知之未嘗復行不是說其過再萌於心廣疑張子之言尤加精密至程子說更不萌作則兼說行字矣曰萌作亦只是萌動蓋孔子且恁大體說至程子張子又要人會得分曉故復如此說到精極處只管如此

分別便是他不會看枉了心力廣○士毅錄云程子張子怕後人小看了故復說到精極處其實則一

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曰看程先生顏子所好何學論說得條理只依此學便可以終其身也立之因問先生前此云不遷怒貳過是克己復禮底效驗今又以為學即在此何也曰為學是揔說克己復禮又是所學之目也又云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克得人欲乃能復禮顏子之學只在這上理會仲弓從莊敬持養處

做去到透徹時也則一般時舉問曾子為學工夫比之顏子如何曰曾子只是箇守大抵人若能守得定不令走作必須透徹時舉云看来曾子所守極是至約只如守一箇孝字便後来無往而不通所謂推而放諸四海而準與夫居處戰陣無不見得是這道理曰孝者百行之源只為他包得闊故也時舉

蔡元思問好學論似多頭項曰伊川文字都如此多頭項不恁纏去其實只是一意如易傳包荒便用馮河

不遐遺便朋亡意只是如此他成四項起不恁纔說此論須做一意纔看其本也真而静是説未發真便是不雜無人偽静便是未感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方是大綱説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便是詳此意一本作知所養恐往字為是往與行字相應淳

問天地儲精如何是儲精曰儲謂儲蓄天地儲蓄得二氣之精聚故能生出萬物廣

問何謂儲精曰儲儲蓄精精氣精氣流過若生物時闌

定本是本體真是不雜人偽靜是未發復問上既言

靜下文又言未發何也曰疊這一句復問下文明諸

心知所養一本作知所往孰是曰知所往是應得力

行求至節

氣散則不生惟能住便生消息是消住了息便生因說天地

儲精及此

○士毅

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

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别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説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耳曰然僩

其本也真而静其未發也五性具焉五性便是真未發時便是静只是疊説僩

問程子云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性上如何説鑿曰

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任意妄作去傷了他耳
鑿與孟子所謂鑿一般故孟子只說養其性養謂順
之而不害廣
問顔子之所學者蓋人之有生五常之性渾然一心之
中未感物之時寂然不動而已而不能不感於物於
是喜怒哀樂七情出焉既發而易縱其性始鑿故顔
子之學見得此理分明必欲約其情以合於中剛決
以克其私私欲既去天理自明故此心虛靜隨感而

應或有所怒因彼之可怒而怒之而已無與焉怒才過而此心又復寂然何遷移之有所謂過者只是微有差失張子謂之慊於已只是畧有些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即隨手消除更不復萌作為學工夫如此可謂真好學矣曰所謂學者只是學此而已伊川所謂性其情大學所謂明明德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皆是此理南升

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

理非是專要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為孝弟如何而為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人傑

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所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所謂願得不如此是固嘗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非化之也人傑

文振再說顏子好學一章因說程先生所作好學論曰此是程子二十歲時已做得這文好這箇說話便是

所以為學之本惟知所本然後可以為學若不去大本上理會只恁地茫茫然却要去文字上求恐也未得時舉

伊川文字多有句相倚處如顔子好學論可學

問顔子短命是氣使然劉質夫所録一段又别曰大綱如此說可學○按此條集義在先進篇章

問吕與叔引横渠說解遷怒事又以三月不違為氣不能守恐是張子吕氏皆是以己之氣質論聖人之言

曰不須如此說如說這一段且只就這一段平看若更生枝節又外面討一箇意思橫看都是病人傑因曰須是這裏過一番既聞教誨可造平淡曰此說又是剩了人傑

伊川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游氏曰不遷怒者怒適其可而止無溢怒之氣也傳所謂怒於室而色於市者遷其怒之甚也不遷怒則發而中節矣喜怒哀樂

不能無也要之每發皆中節之為難耳不貳過者一念少差而覺之早不復見之行事也蓋惟聖人能寂然不動故無過顔子能非禮勿動而已故或有不善始萌于中而不及復行是其動在心而行不貳焉但其間正心修身之説若以不貳過作正心不遷怒作修身亦可恐不必如此右第三章凡八説今從伊川游氏之説伊川外五説大率相類其説皆正故不盡録然亦不出第一説之意横渠第一第二説皆曰怒

於人者不使遷乎其身呂氏亦曰不使可怒之惡反
遷諸已而為人之所怒此説恐未安如此只是不貳
過之意聖人何以既曰不遷怒又曰不貳過若使惡
不遷諸已則只説得不貳過又横渠曰慊於已者不
使萌於再萌字説太深不如游氏作行不貳伊川作
未嘗復行乃正范氏曰不遷怒者性不移於怒也此
説不可曉若謂性不移於怒而後能不遷怒却穩與
伊川怒不在已之説同若謂不遷怒則性不移於怒

恐未當以移字訓遷字則說太深餘說亦寛謝氏曰不患有過蓋不害其為改其說又太淺顔子不應有過而後改特知之未嘗復行爾又與横渠不萌之說相反皆為未當楊氏不放心之說無甚差但相寛爾其他皆解得何止不放心而已又說今也則亡一句作無字說不知合訓無字合作死亡之亡若訓無字則與下句重若作死亡之亡則與上句重未知孰是尹氏用伊川說故不録先生曰游說不貳過乃韓退

之之意與伊川不同伊川意却與横渠同外書第五
卷有一段正如此可更思之須見游氏説病處横渠
遷怒之説固未然然與貳過殊不相似亡即無也或
當讀作無幹

朱子語類卷三十